

神鵰奇緣

(四)

烟波客
著



星出版社

神 雕 奇 缘

(四)

烟波客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羅雲

郭襄

年
珊
瑚



欧阳剑



徐婉



帖木貞

忽必烈



仲賢

仲康

霍仲元



赵祺

贾似道





尉迟兴家



陆无双

欧阳霁



郑时源



三十一

郑时源一路追踪到洛宗山谷，一位老牧民告诉他，两个汉子抢了他两匹牧马奔向了洛宗山谷。郑时源用一块玉珮和老牧民交换了两匹藏马，向洛宗山谷猛追。洛宗山谷是巴彦喀拉山西麓的一道狭长的山谷，长数百里。郑时源两匹藏马交替而乘，战马的耐力虽强，但经过整日的奔驰，也累得口吐白沫，倒在地上，却仍未见那两个人的踪影。

此刻，树影长移，日已西沉，晚霞映天，大树参天的山谷蒙上了一层雾霭。山谷顶端架起了一道彩虹，一缕袅袅孤烟在彩虹下慢慢升起。郑时源心中一喜，心想“终于追上了！”施展“登萍渡水”的轻功，奔向那道升起的孤烟，待来到近前，借山石树木障形，施展“踏雪无痕”的轻功，抢到那堆篝火前，见一个六七岁藏民孩儿，蹣跚在篝火旁，两个汉子正在篝火上烤山羊。

郑时源看不见那孩儿的脸，但他猜那孩儿绝对不是小去病，知道上了当。但这是查到霍仲元老巢的唯一线索。飞身掠起，把“公孙剑法”中的“飞龙下击”化于掌上，向霍仲元那两名党羽迎头击下，那两名党羽虽然出掌相迎，但他们的功力，也只相当于二三流武师，竟被郑时源掌力震出两丈之遥，其中一人撞在山石上，脑浆迸出，当即死亡。

郑时源一呆，知自己把他们估计的过高，急忙跃到另一人身前，单掌贴在他后背“灵台穴”，将一股真气输入他的体内，那人终于睁开眼睛。郑时源厉声问道：“霍仲元老贼的巢穴在哪里！？”

那人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在……都……城！”一股鲜血从口、鼻中溢出，当即身亡。

郑时源抱起那孩儿，已是气绝身亡，他抽出佩剑，挖了一个坑，将三具尸体掩埋，篝火已被他掌风震灭。见山羊虽已烤焦，尚能食用，吃了一角羊肉，从一匹藏马鞍下解下水袋，喝了几口水。连日奔波，已很劳累，解下马背上的毛毡，倒在余火边。一觉醒来，东方出现了鱼肚色，他将一匹马连在另一匹马上，上马飞奔。

这日，郑时源已来到甘肃境内，他才认真地想了霍仲元那名党徒说的“都城”是宋都临安，还是蒙古都城大都。他认为霍仲元的党羽既然和蒙古人一起赴了玉禅宫之会，霍仲元可能已和蒙古人勾结在一起，他的老巢可能在大都，于是，决定去大都。

郑时源纵马东行，他已察觉霍家党徒有多起人赴玉禅宫之会，一路留心江湖人物，希冀能够发现霍仲元党徒的踪迹，一路之上半点影子也未见到。这一日越过潼关，进入豫北，一路风物已大异于陇西，蒙古汗国已设吏而治，大路两旁不时出现田禾，也有农夫耕作田垌。

郑时源在古都西安买了一匹好马，日行三四百里，正纵马疾驰，忽听身后传来一阵紧促异常的马蹄声。回头而望，见一匹黑马振鬣如戟，翻蹄亮掌，风驰电掣而来。当即勒马道旁，刚

站定，那黑马已从身旁掠过，马背上乘的是一黄裳女子。因那匹马像一条黑线从身旁掠过，没有看清那女子的面貌，只见到背影苗条，很可能是一少女。正自思忖，那匹黑马翻蹄亮掌，马蹄闪着银晖，如同腾云驾雾，瞬间已绝尘而去。

郑时源在心里叫道：“好一匹龙驹！”心想：“听说师公家有一匹汗血宝马，不知有没有这一匹马神骏？”不禁一笑，心想：“那匹汗血宝马早已老了，何能与这匹宝马相比？”意念之间，那匹黑马已飞奔得无影无踪。

郑时源童心未泯，急忙催马追赶那匹黑马，心想，纵然自己的坐骑再快一倍，日夜不停地飞奔，也绝赶不上那匹如斯神骏的宝马。只好作罢。

三日后，他来到荥阳，刚进入西门，突然见一家饭庄门前栓马桩上，系着一匹黑马，四只蹄子闪着银辉，但见它身长腿高，昂头奋鬣神骏之极。知是三日前遇到的那匹宝马，料想马的主人定在饭庄之内。一时好奇，走入饭庄，游目四顾，并无马上女子，有心向店伙询问，转念之间，觉得探问一女子的去向甚是无礼。于是选一临窗座位，点了饭菜。

郑时源心想：“宝马系在桩上，人也一定在。一位女子乘如此宝马，定是一位名家之女。”正想如何同她搭话，探听她的来历，右手端起酒碗，左手反伸手拿包裹，却摸空了，回身一看，哪里有包裹的影子，刚刚放下的包裹竟不翼而飞。向店堂中的客人扫了一眼，并无异常人物。心中一凛：“此人如此无声无息地拿走包裹，如在背后突施暗算，焉有自己的命在？自己一路留心江湖人物，看来竟在这里遇上了高手。”

包裹是自己放在邻桌上的，询问店伙，也是枉费口舌，他

倒不在乎一二百两银子，丢失了还可以从富豪家“取”来，只因包裹中有师嫂和师兄精研的，把九阳神功融会在“公孙剑法”中的“剑谱”抄本，是绝对不能丢失的。急忙到饭庄外察看自己的坐骑，那匹黑马却不见了，意念之间，似觉那匹黑马从自己身旁掠过时，马上那女子似回头向自己望了一眼，心想：“这黑马的主人定和偷我包裹之人有干系。”不禁心中一凛，心想，“那黄裳女子如是霍家党徒，确是一个劲敌。”急忙从马褡子里拿出一块银子让店伙算帐。

那店伙异常惊奇，这位风尘朴朴的客人，要了许多酒菜，刚喝了一杯酒就要结帐，不是个傻子也是个疯子。乐得落个白吃，急忙结帐。

靠近黄河的古荥阳没有东门，郑时源料那女子，必然穿城而过。郑时源出了南门，一路疾行，不觉天色已晚，一轮明月已从东方升起，方发觉错过了宿头，急快催马前行，行了数里，见前面有一个黑压压的村庄。心想：“好大的一座庄子！”不觉来到庄门前，见两排庄丁分立两侧，头上都扎着白布，对他这个骑马进庄的人并不询问，甚是奇怪。略一思索，大约庄内死了主要人物，正办丧事，守门庄丁可能把自己当成吊孝的了。意念之间坐骑已来到一座大门楼前。大门两侧高悬的白色灯笼上写着一个大大的“贺”字。门上和两则丧幛高悬。

郑时源下马，一个庄丁过来接过缰绳，刚登上台阶，鼓乐手们奏起了迎宾乐曲。进入二门，但见一座偌大的灵堂。一瞥之间，已看清灵位上写着，“剑阁剑派掌门人贺鸣声之灵位”，只好跪下叩头。心想：“作为过客，既遇丧事，灵柩中既是一派掌门人，定是一位武林前辈，叩个头也不算什么。”

座，这

算来也有五

郑是源刚刚坐下，

燕窝，关外鲜菇。他借就座时，用

湖人物。见那三个孝子已恭恭敬敬地向两位蒙古武官行礼，是恭谨。心想：“什么剑阁剑派，如果是武林正派岂能巴结蒙古鞑子？”觉得方才那几个头磕得实在不值得。细看那两名武官却是蒙古宫廷侍卫服色，蓝色锦袍，铜饰板带，是三等侍卫的官阶。那两名侍卫稍事谦让，已坐了首席。首席有几位年老武师相陪。

待众吊客入席之后，那四十余岁的虬髯汉子站起来，举杯谢过。那白脸孝子也举杯敬客吊丧，然后那紫红脸的也举杯相谢。

郑时源心想：“哪有孝子如此谢吊客吊丧的。贺掌门如有十个儿子都如此敬过，岂不叫客人腻烦，也非待客之礼。”正自奇怪，那年长侍卫站起来，说道：“敝人和同僚来贺家庄请剑阁剑派掌门人贺鸣声老先师赴大都，作这次武科场的主考。不料贺老先生竟仙逝。”众吊客之中有人叹息。那侍卫说道：“贺老先生虽然仙逝，但剑阁一派毕竟是天下武林一大门派。”他把话锋一顿问那三位孝子：“不知贵派那位任掌门？也好代表贺

有名
派掌门人。

只是经历了元明两个
了大大小小一二百个派别。

半晌，那个白脸的汉子说道：“师父得的是不治之症。得病之初，就已不能言语，并没留下遗训。”

那年长侍卫问道：“贵派前辈非贺老先生一人，不知他们意下如何？”

那虬髯汉子说道：“我们的几位师伯、师叔散居各地，从不过问本门之事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立掌门之事还待贺老先生丧事完毕再议了。”那侍卫说道：“这次大汗选拔武状元定在八月仲秋。虽然距今尚有一个多月，这立掌门之事嘛！望贵派早行，我也好回京复四王子之命。”

一位陪坐主席的老武师说道：“自古以来帝王立嗣，就是不立长便立贤。贺老先生临终无遗训，按理立掌门自非大弟子莫属了。”许多吊客随声附和。那虬髯汉子见有人支持他做掌门人，一派喜容。忽然一位和那老武师同座的老先生说道：“立长之议虽是古训，但也未必，何况贺老先生临终前并无遗言，自是择贤者而立。”亦有许多吊客随声附和。郑源心想：“原

来这仨师兄弟请来这么多吊客，是为他们争掌门人助威的。”意念之间，忽听那侍卫说道：“剑阁剑派创于盛唐，据传说它的开山祖师是唐朝剑客妙手空空儿的直系传人。三位是贺老先生的嫡系传人，定然身怀绝技，以愚之见不如在拳脚上，剑术上见个高下。以定掌门之人如何？”他的话音刚落，吊客之中已有多人附和。郑时源心想：“灵柩中那位老先生尸骨未寒，三位嫡传弟子为争掌门定要以兵戈相见。难怪历朝为争嗣位，亲兄弟之间骨内相残！”

一阵嗡嗡声过后，那虬髯汉子说道：“既然在座武林同道都认为我派掌门应立贤能，那么我们师兄弟三人只好见个高下了。”在吊客中有百余人是这三位嫡系传人的门人，都拥戴自己的师父做掌门人。见大师伯已把脸皮扯破，先是低声争辩，继而互相讥讽，揭短。把剑阁剑派几位嫡系传人各自武功的短处，让他们门下弟子揭了个淋漓尽致。后来竟互相争吵起来，怒目相向。贺鸣声尸骨未寒，嫡系弟子和他的门徒为争掌门之位，竟要同室操戈了。

为首的那位侍卫稳坐席上，听着贺氏门人争吵，见他们越吵越凶，突然站起来说道：“各位莫吵，请听愚一言。”众人见持着大汗请柬的武官说了话，都安静下来。

那侍卫说道：“看来以贤能定掌门人各位是无异议了？”众人齐声赞同。那侍卫大声说道：“武功高低，舌头是卷不出来的，只有拳脚上、兵器上见个真章、分个轩轻。但三位都是贺老先生的嫡传弟子，不论谁胜谁负均不逊剑阁剑派的威名。依愚之见，你们三位就在贺老先生灵位前比个高下，也算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选定继任掌门，倒是武林中一段佳话。”